

六
典
通
考

六典通考卷一百五十七

湖西閣鎮珩輯

兵制考

歷代兵車

記曰兵車不式武車綴旌自黃帝畫井授田命民出車以備戎行三代相承不改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武王滅殷車三百五十乘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書傳曰百夫長載其車蓋其事也及宣王中興出車以備嚴狁方叔爲將有車三千乘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又曰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言其眾盛也周禮戎車五等亦曰革路在諸侯謂之戎路左傳襄十四

年晉欒鍼曰吾有二位于戎路僖二十八年晉侯獻楚
俘王賜以戎路之服又乾時之戰魯莊公喪戎路漢淮
之軍楚鬬丹獲戎車皆國君之所乘也或謂天子曰元
戎諸侯曰小戎元戎之制于經無考獨小戎詳見于詩
秦風曰小戎倭收五檠梁輶游環脅驅陰鞞蓋續文茵
暢轂駕我騏驎解者謂收軫也車前後兩端橫木收斂
所載故名收凡車廣六尺六寸其大車任載者軫深八
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比之爲淺故曰倭收五五束
檠厯錄也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衡
橫于軾下而軾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
束之其文章厯錄然也游環者以皮爲環當兩服馬之

背上游移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使
驂馬不外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是也舊驅亦以皮爲
之前係于衡兩端後係于軫兩端當服馬脅之外驅驂
馬使不內入陰揜軌也軌在軾前以板橫側揜之陰揜
此軌故謂之陰鞞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板
之上蓋者陰板上有續鞞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
也蓋車衡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衡故
別爲二鞞以引車左傳曰兩鞞將絕是也文茵車中所
坐虎皮褥鞞者車輪之中內受軸外持輻大車鞞一尺
有半兵車鞞長三尺三寸故曰暢鞞暢長也詩又曰四
牡孔阜六轡在手馱駟是中馱駟是驂龍盾之合蓋以

輿納蓋車駕四馬內兩馬謂之服外兩馬謂之駝兩駝服各兩轡轡內轡納於輿故惟六轡在手也畫龍於盾台載車上以爲衛輿環之有舌者輶駝內轡也置輿執前以係輶亦消沃白金以爲飾也秦起附庸用兵車以基强大列爲諸侯其後子蒲子虎救楚帥車五百乘至商鞅作轅田用騎卒而車戰之法廢矣然周禮大司馬教戰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春秋時鄭爲魚麗先偏後伍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巫臣舍偏之一兩于吳教之乘車晉與翟人戰于太原荀吳毀車爲行五乘爲三伍後世曹公李靖之徒猶放用之蓋雖舍車而法自存焉凡士卒之車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將帥之車馭

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言左右下則御在中不下也楚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鼓是左人持弓之證欒鍼爲晉侯右曰寡君使鍼持矛焉衛太子自稱劓曠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之證鞏之戰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邱緩爲右郤克傷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傷手血殷左輪則御在車左矣若持矛在右則士卒將帥一也太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王之乘車有御與戎右又有太僕是謂駟乘春秋時候叔夏御莊叔絲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齊侯伐衛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是皆四人共乘一車也

巾車革路龍勒條纓五就以卽戎 戎僕掌馭戎車戎車革路也師

出王乘以自將 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倅副也服謂眾乘戎車者之衣服也 掌凡戎車

之儀凡戎車凡戎車 車僕掌戎路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

車之萃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

所用馳敵致 凡師兵革車各以其萃五戎者共其一以爲王而萃各從其元馬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田路

之副使車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

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逸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

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

等車戟常崇於及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

尺謂之六等此所謂兵車也軫與後橫木崇高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及長丈二及戟矛皆插車轆著戈

於車邪倚也會發聲直謂牙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

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威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

已痺則於馬終古登陴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樸屬猶附著堅

固貌齊人有名疾爲威者速疾也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
圓甚著地者微耳著地者微則易轉也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陴阪也
輪痺則難引 詩采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

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簞笈魚服鉤膺倅革

方叔

卿士受命爲將干扞試用也奭赤貌鉤膺樊纓也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

叔率止約軹錯衡八鸞瑯瑯

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鸞瑯聲也交龍爲旂

旆爲

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與穎考叔爭車考叔執

鞞而走子都拔棘以逐之

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羈鞞鞅

鞞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羈在胷曰鞞在腹曰鞅在後曰鞞言駕乘備備也

楚子爲乘廣三

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

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

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

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輓車兵車名楚子使潘黨率

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王見右廣

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軍中易乘則恐軍人惑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楚人憇之

脫肩基教也肩車上兵關少進馬還又基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

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晉楚戰于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

爲車上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輓車淳淳名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

百乘廣車輓車皆兵車名淳名也他兵車及廣輓共百乘齊侯伐衛先驅申驅貳廣

啓胙大殿

先驅前鋒軍中驪次前軍貳廣公副車左翼曰啓右翼曰胙大殿後車也

齊侯衛侯

次于垂葭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

禮書杜預左傳注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鄒魚麗之偏是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或謂晉人以什其車必克房瑄以車戰取敗遂以爲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不知晉人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瑄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爲藝詩稱叔段多才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房瑄之用車有是人乎章潢曰古者車戰之

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元帥未易動搖至春秋列國往往軍伍不整而元帥以車逐利故敵人得以及之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鞍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侯鄆陵之戰卻至遇楚子韓厥從鄭伯邲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車以戰而使敵人得與吾元帥相接是環衛之車不設也惟濡葛之戰二拒用事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未嘗輕動搖深得古法

六韜車者軍之羽翼也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卒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

車必循道十里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二步隊車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超乘旌旗力毅八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孫子有車有益謂之武剛車爲先驅也輕車爲後殿也

顧炎武曰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隨車而動如足之胼也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此所以爲節制之師繡葛之戰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卒不隨車遇闕卽補斯已異矣

古時營陳遇闕處仍以車

補周禮車僕注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

大鹵之師魏舒請毀車以爲行五乘

爲三伍

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

爲五陳以相離

兩於前伍於後車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專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可用也步不當騎於是趙武靈王爲變服騎射之令而後世因之所以取勝於敵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無以自保然後知車戰之謀遠矣

漢因周制有輕車同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轡輅弩箠藏在庫庫夏侯嬰破李由從高帝擊章邯皆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灌嬰將車騎追項籍破之東城文帝命馮唐主天下車士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

也縱五千騎當匈奴霍去病從軍上爲遣大官齋數十乘旣
還眾車餘弃梁肉而士有饑者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
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士卒
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軍一創爲持兵戰車戰之制漢
尙用之然其
實不過以車載糗糧器械立則環以爲營耳所
謂甲士三人左弓右矛中執綏之法不復存矣

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于塞上以拒匈奴
靈帝時陽璇爲零陵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

魏武帝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前車一隊左右角一隊其守車

一隊共二十五人田豫與虜戰亦用車獲勝李靖兵對漢魏
之間軍制五車

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
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

晉輕車建麾幢馬隆擊鮮卑樹機能因其山地陘隘乃作扁

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轉戰而
前行千餘里殺傷甚眾遂平涼州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
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胸敗之既而伐秦假道
于魏魏遣軍徼之裕遣白直隊主丁旡帥仗士七百人車百
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
畢使豎一白旄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靈朔將軍朱
超石戒嚴白旄旣舉超石率二千人馳往赴之齋大弩百張
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于轅上魏人圍之超石以大鎚及稍
千餘張禦之魏師奔潰

宋殷琰與劉劭相持劭以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
推以塞塹

後魏眞君四年北征柔然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度大漠柔然怖畏不復敢南向

隋開皇二年遣諸將與突厥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陳

唐初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及調露初裴行儉討突厥先是饋糧數爲賊鈔行儉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齋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敵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玄宗時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狻猊至德初李光弼守太原史思明來攻光弼徹民屋爲礮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賊

死傷十二房瑄將兵復兩京至便橋陳濤斜瑄效春秋時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謀牛悉髀栗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人馬燧爲河東節度使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討田悅推火車焚其將楊朝光橋進擊大破之

宋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法曰衛青李陵田豫馬隆皆以車勝近符彥卿破虜陽城亦拒馬爲行寨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非連車無以禦其奔突故用車戰爲便其制取常車接其衝輓駕以牛車上置鎗刃外向列士卒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且戰用車行止可爲營陣賊至斂兵附車賊退則乘勝擊之故人不懼胡騎之陵突也景德初契丹入寇

大將李德隆命士卒掘濠塹以大車數十乘重壘環之步騎處中戎馬數萬來攻其營禦之遁去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爲兵車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爲前後二拒此馬燧舊法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爲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輓之吳起所謂革兵掩戶輓輪籠轂是也用于平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爲寨腳可令固賈車式進呈于是以固爲衛尉寺丞范仲淹上議延安之西里侵入漢地唐馬燧造戰車行載兵甲止爲營陣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熙甯中周士隆請爲車以禦交趾象陣文彥博非之王安石以爲士隆策可用因論古車戰法甚辯請以車騎相當觀其孰利帝亦謂北邊地平可用車爲營乃詔沿河采車材三千兩軍器監定法

式造戰車時傳北虜將入寇上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爲備
民大驚擾上以問沈括括曰古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民車
重大挽以牛日行不三十里少蒙雨雪跬步不進俗謂之太
平車恐兵間不可用上喜罷籍車令徽宗時涇原邢恕建兵
車之議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請河北置五
十將兵器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行之姦吏旁緣爲害崇寧
三年都轉運司奏兵車用許彥圭式車大而費財依往年二
十將兵車式輕小易用復省費詔用許彥圭式熙河轉運副
使李復先奏曰今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兵不妄加征戰有
禮不爲詭遇又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行而敵不敢輕犯今
用兵極邊下寨駐車各以保險爲利車不能上又戰陣進退

車不能及或爲虜所襲逐車又不及收且戎馬間糧糗衣服器械有不能爲用者況車乎臣聞此議出許彥圭彥圭因姚麟上其說朝廷以麟邊人熟邊事而不知彥圭輕妄麟立私恩誤國計昔唐房琯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時在畿邑平地尙如此況欲用于峻坂溝谷之闕乎且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輒昨東來者牽挽不行致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而進六七里率多逃亡戰車棄於道路未造則有配買物材顧差夫匠之擾旣成又艱于運致計其費不知幾千萬矣臣今乞使罷造已造者不復運其後彥圭卒得罪靖康末樞密將官劉滂募兵河北創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懸卒二十五人每車計百人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運

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綱造戰車法兩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人足旁施鐵索聯可爲營四人推竿運車一人登車發矢二十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皆不及施用蓋東南多沮洳險隘不以車爲主也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爲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不可用罷之上謂輔臣曰車制雖古用各有宜況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騶絙而止之類席益曰古戰彼此皆用車至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慮而後人以車敵騎敗固宜房琯陳濤斜是也隆興初辛臣言陳敏在軍教習車陣上曰車戰古法平原曠野可借而馳突爾亦卒不用開禧初厲仲方守厯陽造

戰車九牛弩未及用罷去周虎繼之用其戰車敗虜于清水鎮

金宗翰攻西京爲四輪革車高出於堞闔毋與麾下乘車先登諸將繼之遂克西京

明洪武五年造獨轅車北平山東千輛山西河南八百輛永樂北征用武剛車三萬輛皆以供餽運至正統十二年從總兵官朱冕議用火車備戰已而給事中李侃請以贏車千輛鐵索聯絡騎卒處中每車翼以刀牌手五人賊犯陣刀牌手擊之賊退則開索縱騎帝命造成祭而後用以七馬駕之靈夏多溝壑總兵官張泰請用獨馬小車時以爲便箭工周四章言神機鎗一發難繼請以車載鎗二十箭六百車首置五

鎗架一人推二人扶一人執爨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請制偏箱車轅長丈三尺濶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置銃出則左右相連前後相接鉤環牽互車載衣糧器械并鹿角二屯處十五步外設爲藩每車鎗礮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無事輪番推挽外以長車二十載大小將軍銃每方五輛轉輸樵採皆在圍中又用四輪車一列五色旗視敵指揮蘭州守備李進請造獨輪小車上施皮屋前用木板畫獸而鑿口置椀口銃四鎗四神機箭十四樹旗一行爲陣止爲營吏部郎中李賢請造戰車長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圍箱板穴孔置銃上闕小牕每車前後占地五步以千輛計四方可十六里芻糧器械輜重咸取給焉成化二年從郭登言製軍隊小車

每隊六輛輜九人二人挽七人番代車前置牌畫狻首遠望
若城巖然八年寧都諸生何京上禦敵車式上施鐵網網穴
發鎗弩行則斂之五十車爲一隊用士三百七十五人左都
御史李賓請造偏箱車與鹿角參用以登高涉險不便罷之
甘肅總兵官王璽奏造雷火車中立樞軸旋轉發礮宣大總
督余子俊以車五百輛爲一軍每輛卒十人車隙補以鹿角
旣成而遲重不可用時謂之鷓鴣軍弘治十五年陝西總制
秦紘請用隻輪車名曰全勝長丈四尺上下共六人可衝敵
陣間住知府范吉又獻先鋒霹靂車嘉靖十一年南京給事
中王希文請做郭固韓琦之制造車前銳後方上置七鎗爲
檣三層各置九牛神弩傍翼以卒行載甲兵止爲營陣總制

劉天和復言全勝車之便稍爲損益用四人推挽所載火器弓弩刀牌以百五十斤爲準箱前畫狻猊旁列虎盾以護騎士至四十二年京營教演兵車共四千輛每輛步卒五人神鎗夾靶鎗各二隆慶中戚繼光守薊門奏練兵車七營每營重車百五十六輕車加百步兵四千騎兵三千穆宗命給造費然特以遏衝突施火器亦未以戰也後遼東巡撫魏學會請設戰車營倣偏箱之制上設佛郎機二下置雷飛礮快鎗六每車步卒二十五人萬厯末經畧熊廷弼請造雙輪戰車每車火礮二翼以十卒皆持火鎗天啟中戶部主事曹履吉製鋼輪小衝等車皆罕得其用

論曰古者用車爲戰其行列甚整其作止有節所持長

兵不過弓矢利刃不過戈鋌而未嘗爭急速以求利尤不欲迫人於險隘之間春秋之世遺風猶存宋襄公與楚人戰敗績公曰古之用軍也不以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鞏之役韓厥與齊侯遇執繫稽首于馬前奉觴加璧卻至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問之以弓曰有韎韐弣注君子也觀其臨陣之間意氣閑暇如此豈直以果于殺敵爲能者乎若夫鄭突之敗北戎中行之克羣翟則皆舍車而用徒彼見夷狄輕捷焱忽無常故設覆以待之未陣而薄之其意專在用奇以制勝而非古人行師之正法也自井田旣廢無溝洫以限戎馬之足車遂不可施用而胡服騎射之俗中國

方從而效之由秦漢以降言兵者多謂車不如步步不如騎於是舍中國之長技而強效夷狄之能事亦可謂惑矣夫時有古今地有險易車戰宜於古不宜於今利於易不利於險因而舍之可也若必盡舍其步而從騎則中國之畜牧豈能如西北水土之良而吾法之所謂進退擊刺者不幾爲贅旒乎沿宋及明士大夫講車戰之便者多矣矜意創造虛糜國儲責其成效百無一二故陳濤斜之敗李先復之奏足爲千古炯鑒而拘儒闇于時務者猶斤斤然欲復古車戰之法是昔人所謂趙括之論兵猶膠柱而鼓瑟也

攻城車

大雅皇矣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車也衝衝車也臨者在

不

同 晉使解揚如宋楚子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

其君命

樓車車上望檣

衛公兵法輪車上以繩爲脊生牛皮蒙之

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

能敗謂之輶輶車

凡力有餘者攻先絕諸國之交使無外救糧多而人少攻而勿圍糧少而人多圍而

勿以大木爲牀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

有四枕枕相去有三尺勢微曲遞互相檢飛於雲間以窺城

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轆轤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以大木爲

牀下安四獨輪上建雙陛陛間橫檢中立獨竿首如桔槔狀

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爲準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竿

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車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腳

著地逐便而用其旋風四腳亦可隨事而用謂之拋車作軸
轉車車上定十二石弩弓以鐵鉤繩連車行軸轉引弩弓持
滿弦牙上弩爲七衢中衢大箭一鏃刃長七寸廣五寸箭簞
長三尺圍五寸以鐵葉爲羽左右各三箭次小於中箭其牙
一發諸箭齊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壘無不摧隕樓櫓亦顛墜
謂之車弩以木爲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腳下潤而
上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溼牛皮蒙之人蔽其下昇直抵
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則用攻其城謂之小頭木驢於城
外起土爲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謂之壘道用生牛皮
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土山卽孫
子所謂距
也闕鑿地爲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於其柱圖

而燒之柱折城摧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輓轆以繩挽板屋止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別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於營中遠視亦謂巢車如鳥之巢卽今板屋也以板爲幔立桔槔於四輪車上懸幔逼城堞間使趨捷者蟻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卽謂之木幔

袁紹爲高橋起土山射營

公營營中皆蒙楯取大懼曹公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軍號曰霹靂軍

禮書臨車高衝車大高可以臨下大可以突前故荀卿曰渠衝入穴而求利楊子曰衝不齊皆言其大也衝或作輶說文曰陷陣車孫武曰攻城之法修其櫓輶輶輶四輪車蓋衝車之類楚子使解揚登樓車以告宋人蓋臨車之類

歷代舟師

古之王者多起西北其征戰先車馬而舟楫之利無與焉楚辭天問舟覆斟鄩何道取之蓋竹書紀年載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六韜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尙爲後將以四十七艘船濟於河二事不見經傳且年代湮遠未足據也周衰東南諸國漸盛而吳楚最强舟師之興自此始秦人造太白之船西取巴蜀蜀旣滅自汶浮江而下用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故漢因其制有樓船楫櫂士其後賦吳都者盛稱民習水嬉使舟如馬而諸葛孔明說孫權亦言北方之人不習水戰故曹操以八十萬之眾敗于赤壁自晉都江左南宋繼之瀕海爲國而倚長江爲天塹往往與夷狄

盜賊爭雄於崩濤駭浪之中於是舟師之制始大備焉
當考三代諸侯之用兵多在大河南北其軍阻於水險
不過具舟楫以待濟而已傳稱諸侯之師及涇魯叔孫
穆子賦斲有苦葉者是也晉以來天之運漸由北而南
氣機所至人爭趨之而江海之安流又不若濁河之險
駛不可以栖舟楫故智者因勢利便以制勝於天下蓋
古之所未備而今之所不能廢也作舟師考

魯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

不設賞罰之差

無

功而還

昭公十七年吳伐楚陽匈爲令尹戰於長岸大敗

吳師獲其乘舟餘艘

舟名

使隨人後至者守之環之及泉

環周也

盈其隧炭陳以待命

隧出

吳公子光請於眾曰喪先王之乘

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蠶者三人

長鬣蠶與吳人異形詐爲楚人

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艘則對師夜

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艘以

歸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

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

速召也

吳踵楚而疆場無

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

汭水曲

越公子

倉歸王乘舟

歸遣也

倉及壽夢帥師從王

壽夢越大夫

王及圍陽而

還

圍陽楚地

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定公

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

吳乘舟從淮水過祭而舍之舍置也

自

豫章與楚夾漢

豫章漢東江北地名

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

之上下

沿漢上下進勿令渡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

阨三者漢宋之隘道

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

行武成黑謂子常

黑武城大夫

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

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

于淮塞城口而入

城口三隘道之總名

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

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

二別在江夏界

三戰皆敗 哀公

十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

伍子胥水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

十六人櫂五十人舳艦三人操長鉤矛斧者四吏僕射長

各一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鉤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二

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

漢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

越人于水中負人舟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中因以為名伍子

胥書有戈以載干有下瀨瀨瀨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瀨有橫

海江淮青濟皆有樓舩軍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見兵制考元鼎

五年南越王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

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涇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

零陵下瀨水中爲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

船十餘萬人越馳義侯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

咸會番禺唐蒙上書言自豫章長沙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

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牁出不意此制粵一東越數反覆上拜朱買臣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

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元封

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

後漢建武十一年帝遣吳漢劉隆討公孫述與岑彭會荆門

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時述遣將任蒲田戎據荊州橫江作浮橋關樓上攢柱絕水道岑彭募人攻浮橋魯奇應募鼓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鉤船不得進奇乘勢因飛炬焚之橋樓崩燒船順風並進蜀兵大敗建安十三年曹公作元武池以肄舟師旣而克荊州復得劉琮水軍沿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瑜領兵逆之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披退引兵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期以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火大船後因風相次俱前曹公軍吏

士皆延頸遙觀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

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燦煙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

退明年探復東征大興水軍浮船萬艘孫權使呂蒙襲關羽于江陵蒙至尋陽盡

伏其精兵艤艦中使白衣搖櫂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至江陵羽將士以城降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脩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

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

又畫鷁首椎獸于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太康

元年王濬伐吳攻丹陽克之吳人于江濱要害之處並以鐵

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濬乃作大

筏數十方伯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

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

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順流
徑造三山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師萬人禦濟象眾望
旗而降濟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吳人大懼 東晉義熙六年
盧循作八槽檻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又以芙蓉艦千艘來
襲京邑方艦而下時劉裕方北伐引兵還拒之出輕利闔艦
射提幡鼓眾軍騰踴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摧陷裕自
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萬具
悉焚之賊眾大敗裕將伐秦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
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
艦外不見有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異以爲神

晉令云水
戰有飛雲

船蒼隼船先
登船飛鳥船

隋文帝將伐陳命楊素造戰艦大艦名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舳舻各有等差開皇八年伐陳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陳將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先破其柵徐去其鎖又遣巴蠻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先是梁濬請伐陳帝詔曰陳國來朝未盡藩節若命水龍終當相屈隋謂戰艦爲水龍也

唐李奎陰經水戰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爲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檣棹篙櫓帆席纆索沈石調

度與常船不殊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牕矛穴置拋車礮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莫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左右前後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不及非戰船也關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走舸舩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遊艇無女牆舩上置漿牀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

非戰船也海鵲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鵲之狀舷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鵲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爲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此江海中戰船也

自唐以前史家不著兵志南北分裂江淮多故其間用水戰立功者不少諸將傳中頗舉其一二方畧而不詳舟制云何隋平陳後六年賀若弼上平陳七策其五謂塗戰艦以黃與楮與枯荻同色使陳人不覺考隋書本傳不載而稍見其畧于北史其他缺漏必多矣至馬氏通考于有唐一代獨引李靖平蕭銑一事以此類求之尙不乏人予故無取焉惟陰經雜記水戰之具數條雖非唐事頗有裨于實用今備錄之以待採擇

後周顯德四年帝遷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敏銳乃於京城汴水側開池造船艦數百艘招誘南卒教習北人水戰數月縱橫出沒殆勝唐兵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帝乃將騎循北岸諸將循南岸追唐兵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戰船糧仗十萬數遂克壽州初周師南征造齊雲船數百艘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鵲河以通之遂至大江

宋乾德初鑿大池于京城南引蔡水注之造船百艘選精兵號水虎捷習戰池中

名其池曰講武池

九年四月幸金明池習水戰

上御水心殿命從臣列坐觀戰艦角勝鼓譟以進往來馳突

爲迴旋擊刺之狀願謂侍臣曰兵棹之技南方之事也今已
平定不復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耳訖真宗朝歲習不輟建
炎初李綱請於沿江淮河帥府置水兵二軍要都別置水兵
一軍次要郡別置中軍招善舟楫者充立軍號曰凌波樓船
軍其戰艦則有海鯨水哨馬雙車得勝十棹大飛旗捷防沙
平底水飛馬之名紹興二年王彥恢制飛虎戰艦傍設四輪
每輪八楫日行千里三十一年金主亮旣敗于采石磯移重
軍屯滁河築牐儲水塞瓜州口時虞允文屯京口諸將援兵
不下二十萬惟海鱗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
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冶鐵改修馬船
爲戰艦且借之平江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

駐下蜀爲援亮聞有備遂還揚州尋爲其下所殺

楊萬里海

采石戰艦曰蒙衝大而雄曰海鷗小而駛其上爲城堞屋壁

皆至之紹興辛巳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麾其眾欲濟我舟

伏於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江先使一騎偃旗于山之頂

伺其半濟忽山上卓立一旗舟師自山下河中兩旁突出大

江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如飛而不見有人虜以

爲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蓋以紙爲之而實之以石灰

硫磺燬自空而下落水中硫磺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其聲

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烟霧昧其人馬之目人物不相見吾

舟馳之壓賊舟人隆興元年九月詔諸州召募水手于手上

馬皆溺大敗之云

刺某州水軍字以革冒代之敝平江許浦水軍本明州定海

水軍也舊隸沿海制置司防北海道乾道中改隸殿前司以

三千人爲額五年冬又改爲御前水軍八年春併歸許浦鎮

置副都統制統之淳熙四年冬詔以七千人爲額五年秋又

增額五百人江陰水軍舊自泉州調發乾道三年陳正獻在

權筦以其勞費奏留屯二千人于江陰軍而沿海制置司又別屯千人逮淳熙末累增至四千人分三將此外在翼軍亦有水軍三千人摧鋒軍二千人福州延祥寨千人而鎮江建康府池江鄂州御前駐劄亦各有水軍多者數千人少者千餘人其後殿司又有澈浦水軍而淮陰靖安唐灣采石諸水軍皆冠以御前之號

建紹間金師屢渡淮負隅大江與宋相抗諸將如韓世忠之于黃天蕩虞允文之于采石磯李寶之於石曰張榮之於泰州皆能用水戰取勝俾強虜奪氣惟元朮購榜得閩人王某用其策載土穴板以覆海舟而世忠遂爲金將所困棄舟而陸奔還鎮江故中國未嘗無才我

不能用反爲敵用於我爲奸民在敵則良臣也方周世宗宋太祖盛時南方未平皆穿渠浚池以教北人水戰而李允則爲刺史當南北媾成之日歲修禊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隱寓兵法可謂無忘武備矣願宋自隆興以後江淮堡隘相望守禦益繁民勞益甚至咸淳末廣東籍蠶丁閩海拘船舶民船公私交弊而元人方盡地爲舟練習水戰由是取襄鄧下鄂岳竟成滅宋之謀凡中國所以不如夷狄者彼能竭力以求實效而我則隨事情玩耗財病民于國無分毫之益爲政若此其不亡者幸也

元世祖命阿朮劉整經畧襄陽整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

惟水戰不如宋耳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
畫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

明太祖于新江口設船四百

太祖敗陳友諒兵於龍江獲四
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

海永樂初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又命江楚兩浙及

鎮將諸府衛造海風船成化初濟川衛楊渠獻槳舟圖皆江
舟也海舟以舟山之烏槽爲首福船耐風濤且禦火浙之十
裝標號軟風蒼山亦利追逐廣東船鐵栗木爲之視福船尤
巨而堅其利用者二可發佛郎機可擲火毬大福船亦然能
容百人底尖上潤自昂尾高柁樓三重帆桅二傍護以板上
設木女牆及礮牀中爲四層最下實土石次寢息所次左右
六門中置水櫃揚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露臺穴梯而登傍

設翼板可憑以戰矢石火器皆俯發可順風行海蒼視福船
稍小開浪船能容三五十人頭銳四槳一櫓其行如飛不拘
風潮順逆艫鱗船視海倉又小蒼山船首尾皆濶帆櫓並用
櫓設船傍近後每傍五枝每枋五跳跳二人以板開跳上露
首於外其制上下三層下實土石上爲戰場中寢處其張帆
下椗皆在上層戚繼先云倭舟甚小一入裏海大福海蒼不
能入必用蒼船運之衝敵便捷溫人謂之蒼山鐵也戚繼先
濟水法
用生牛馬皮竹木緣之如船形火乾再用羊繫助之
以浮水一皮船可乘一人或皮船合縫可乘三人沙鷹二
船相背成用沙船可接戰然無翼蔽鷹船兩端銳進退如飛
傍釘大茅竹竹間牕可發銃箭牕內舷外隱人以盪槳先駕
此入賊隊沙船隨進短兵接戰無不勝漁船至小每舟三人

一執布帆一執槳一執烏嘴銃隨波上下可掩賊不備網梭
船定海臨海象山俱有之形如梭竹桅布帆僅容二三人遇
風濤輒昇入山麓可哨探蜈蚣船象形也能駕佛郎機銃底
尖面濶兩傍楫數十行如飛兩頭船旋轉在舵因風四馳諸
船無逾其速嘉靖中鎮守浙江俞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
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船
遇之輒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
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
勝寡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數歲不除之賊皆勦

顧炎武曰吳徐承率舟師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
之路越王句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此

浙東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道強偉於劍南伐木造船
艦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此廣陵下海至山東之路漢武
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遣汝南
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淵秦苻堅遣石越
率騎一萬自東萊出右逕襲和龍唐太宗伐高麗命張亮
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徹率甲士三萬自東萊
渡海入鴨綠水此山東下海至遼東之路漢武帝遣中大
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橫海將軍諶說自句章浮
海擊東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劉裕遣孫處沈田子
自海道襲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廣東之路隋伐陳吳州刺
史蕭瑛遣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吳此又淮北上海而至

蘇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據
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率舟師
敗金兵于膠西之石臼島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東也此
皆古人海道用師之效

六典通考卷一百五十八

湖西閻鎮珩輯

軍禮考

軍禮通論

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

同謂威其不協借差者

大師之禮用眾也

用其義勇

大均之禮恤眾也

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

大田之禮簡眾也

因田習兵閱其車徒

之數大役之禮仁眾也

築宮邑所以事民力強弱

大封之禮合眾也

正封疆清塗之

固

穀梁傳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

來服者不復填壓之苞人

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宋襄公及楚人戰于

泓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

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魚

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穀梁傳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眾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旣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眾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眾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

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

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道之貴者時其

行勢也

道有時
事有勢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聞

喪而還禮也

禮之常不
必待君命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

不伐喪也此受君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不伐齊喪大夫

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禮兵不從中禦外臨事製
宜當敵爲帥唯義所在

檀弓

吳侵陳斬祀殺厲

祀神位有屋
對者厲疫疴

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

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

斯師也者則謂之何

太宰行人官名嘗猶試也夫
差修舊怨庶蔑其師有善名

太宰嚭曰

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

獲謂係
虜之

今斯師也殺

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

子謂

其所獲民臣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家語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韞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而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荀子王者之軍制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

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 王者有誅而無賊城守不攻兵革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是欲其至也

司馬法古者戍軍三年不典觀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情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敬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

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遂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

陳傅良曰儀禮闕軍

禮司馬法卽古軍禮古法多亡以其有者求之必非衰世權謀變詐者所能爲

孔叢子天下有道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帥武人於朔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搢扑北面而誓之誓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誓于祖廟擇吉日齊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

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詰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所克于上帝然後卽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禱于所征之地柴於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禱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皆至舍于

國外三日齊以特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奠斂玉埋之于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於羣吏用備樂享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此天子親征之禮也 唐六典三曰軍禮

其儀二十有三一曰親征類於上帝二曰宜於太社三曰造於太廟四曰禡於所征之地五曰馘於國門六曰告所過山川七曰露布八曰勞軍將九曰講武十曰田狩十一曰射于射宮十二曰觀射于射宮十三曰遣將出征宜于太廟十四曰遣將告于太廟十五曰遣將告于太廟十六曰祀馬祖十七曰享先牧十八曰祭馬社十九曰祭馬步二十曰合朔伐鼓二十一日合朔諸州伐鼓二十二曰大雩二十三曰合

諸州大雉

蒐閱

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夏苗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爾雅出爲治兵入爲振旅出則使勇力者犯難入則使尊者居前故告于廟習于巷雖名講武而禮義行焉賈誼新書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者何爲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眾故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蒐苗獮狩之義也周之王業肇于公劉豳風之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

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獾獻豸于公釋者曰豕一歲曰縱三歲曰豸所謂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是也其後成有岐陽之蒐宣有東都之狩國語載仲山父之言曰王治農於藉蒐於農隙獮於既蒸狩於畢時皆習民數者也及管仲相齊首制三軍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振旅秋以治兵故卒伍整于里而軍旅整于郊蓋猶得周禮遺意自公羊穀梁傳春秋稱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是直以饁禽獲獸供膳宰刀匕之需而非古人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之義也故自秦漢以降人主廣開苑囿馳騫東西如上林長楊之屬專以校獵誇示胡人其于整軍

經武或有所未暇焉若夫臨戰習戎是爲權禮則與周官所云師田簡稽者各不相蒙蓋其判然爲兩事久矣今取大司馬之文總合經傳爲蒐閱考而以史家所述大閱禮次之其田役聯事別在官聯考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

以旗者立

旗期民於其下也春習振旅兵入收眾專於農平猶正也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春田爲蒐有司大司徒也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而不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旌弊爭禽

而不審者罰以假馬禁者虞衡守禽之屬禁也既誓令鼓而

而火止田止虞人植旌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

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

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

如振旅

也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撰讀曰算謂數擇之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號名者徵識所

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旅師至伍長也以門名所被徵識如在其門所樹者也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從王者門則襄仲右師明矣鄉則南鄉甄東鄉爲人是也其他象此云某某之名某某之號某某之事而已夜事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祚

戒夜守之事

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祚

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車弊擊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祔宗廟之夏祭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

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

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郊謂鄉遂之州

長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旒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

無者帛而已書當爲畫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

祀祊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爲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

中冬教大閱大閱簡軍實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前期

羣吏戒眾庶修戰法羣吏知師以下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

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曰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

羣吏以旗物鼓鐸錫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

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萊芟除可陳之處後表之中五十

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步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

數未聞致致之司馬弊仆也皆坐當聽誓羣吏聽誓於陳前

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陳前南面鄉表也斬牲

甘誓湯誓甘誓湯誓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

之屬是也

車徒皆作鼓行鳴鐻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撻鐸羣吏弊

旗車徒皆坐

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以作其士眾之氣也鼓人者中軍之將帥旅帥

也司馬兩司馬也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鐻以節之伍長一曰公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者鼓人也掩上振之爲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撻撻者止行息氣也

鐻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趨者赴敵尙疾之漸也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

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自第三前至前表

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

鼓戒戒攻敵鼓一闕車一

乃鼓退鳴鐻且卻及表乃止坐作

轉徒一刺三而止象服敵

如初軍退卒長鳴鐻以和眾鼓人爲止之也

遂以狩田以旌

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

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

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叙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

行列也分地教其部曲疏數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險野人

羣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陣

為主易野車為主險野人居前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

貉於陳前聖聖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中軍以整令鼓鼓

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

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羣司馬謂兩司馬也軍法止語

於公小禽以自異也獲得也及所弊鼓皆駭車徒皆譟至所

處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徒乃弊

士鼓譟象攻敵剋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駭譟謹也

致禽盜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徒乃弊徒止也冬田主用眾

郊聚所獲因以祭四方神于郊入又以禽祭宗廟

孔穎達曰獵者大芟殺野草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或復止舍其中設周衛而立門焉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

爲門之兩傍門南開爲二門用四旃四褐又以裘纒楛質
爲門中之闌闌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其門之廣狹兩
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
軸八寸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焉若驅之其軸頭擊
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罰不正也天子六軍同舍防內分
爲左右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

司常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
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旛縣鄙建旆道車載旂旂
車載旌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
費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
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六鄉六遂
大夫謂之師都鄙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
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捷勇
也龜蛇象其扞難避害也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游

車木路也王以田以歸全

小子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

羽折羽五色象其文德也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

鄙循行

掌佐車之政設

必殺

驅逆之車驅馭禽使前趨獲逆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

夫馳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因田獵之禮教

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旗旒授車以級整設于

屏外

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駟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

司

徒摺扑北面誓之

誓眾以軍法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

厲飾謂戎

服尚威

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

孟冬之月天子乃

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爲簡習之

仲冬之月飭死事

飭軍士戰必有死志

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焚也

謂焚菜也

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

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

也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此是仲春之禮

詩小雅吉日美宣王

也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慶慶溱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祈孔有僊僊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豨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車攻宣王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駟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闔圃之樂焉駟騏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於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於北圃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魯隱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公羊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穀梁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也四用三焉

秦蕙田曰周禮左傳四時皆田公羊注夏時不田周禮蒐苗獮狩歲歲皆行左傳治兵振旅三年一舉周禮左傳以蒐苗獮狩分春夏秋冬公羊春苗秋蒐穀梁春田秋蒐買誼書亦謂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攬鷲鳥不搏蝮蠱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說似近理然周禮明有夏苗則亦不足據當以左傳爲正

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魯人懼齊故以非時簡車馬

公羊傳大閱者

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蒐車

徒謂之大蒐

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以道也平

而修戎事非正也

平謂不因田獵無事而修之

莊公四年冬公及齊人

狩于禚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

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

焉譏于讎者將一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

狩也于讎者則曷爲將一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

爲大譏不可勝說故將一譏而已其餘從同同穀梁傳齊人

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

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

侯陳人蔡人甲午治兵

治兵於廟習戰令將以圍鄰

公羊傳祠兵者何出

曰祠兵

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

入曰振旅

五百人曰旅

其禮一也

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

然後祠兵於是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

治兵而陳蔡不至矣

師次于郎以俟陳蔡

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

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

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昭公八年秋蒐于紅

紅魯地沛國縣西有紅亭

公

羊傳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于是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

衛革車千乘皆王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

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穀梁傳正也

以後比年大蒐失禮因此以見正

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

爲防

防爲田之大限

置旃以爲轅門

旃旌旗之名轅門即車以其轅表門

以葛覆質以

爲檠

質檠也檠門中泉葛或爲禍

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

流旁握謂車兩

空握握四寸也

車軌塵

塵不馬候蹄

發足相應揜禽旅取

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

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

以習射於射宮

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之庖

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

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十一年五月大蒐於比蒲二十二年春大蒐於昌間定公

十三年夏大蒐於比蒲

夏蒐非時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日狩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

穀梁傳引取之也

言引取之解經言獲也

狩地不地不

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

適猶

晉文公蒐於

被廬

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

作三軍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

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

之

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

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

晉蒐於夷

舍二軍

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

晉侯蒐於緜上以治兵

為將命軍帥也

新軍無帥

將佐皆遜

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

於下軍禮也

楚子將圍宋使子玉治兵于睢

治兵習號令也睢楚邑

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蔣

蔣楚邑

終日而畢鞭七

人員三人耳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且撫其民使屈罷

簡東國之兵于召陵

兵在國都之東者

亦如之

鄭人簡兵大蒐將

為蒐除

治兵于廂城內地迫故除廣之

據周禮左傳四時皆田而何休注公羊則云夏不田至

鄭康成說春秋緯又謂四時田者周制三時田者夏殷制孔子欲改周制不敢顯露陰書于緯而于春秋仍用周制其說穿鑿義無足取夫四時皆有農隙皆可講武第夏苗方盛于田非宜故王制亦有歲三田之文自周衰列國交爭其非時而蒐閱者多矣曷嘗盡與田事相關公羊傳云蒐狩不書違禮而後書然則經之所不書者可勝既乎

漢制常以立秋後郊禮畢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肆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每月都試金革騎士各有員數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

西蠻北裔頗未輯睦朕將巡邊陲釋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又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地

地名

後漢初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

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輅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

牲用鹿麋

太宰令

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驛送陵廟還宮使者齎束帛以賜

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軀劉

軀劉之禮謂先虞執事告先虞

已烹鮮時有司告乃遂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

還公卿以下陳雒陽街乘輿到公卿已下拜天子下車公卿

親識顏色然後還宮靈帝中平五年以天下黃巾賊起大發四方兵講武耀兵于平樂觀下起太壇上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五采華蓋高九丈列步騎軍士數萬人結營爲陣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何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還建安二十一年有司奏古四時講武漢西京唯十月都試金革今兵戈未偃士眾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是冬閱兵魏王曹操親執金鼓以令進退延康元年曹丕嗣魏王是年秋閱兵於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執金鼓之節

魏文帝踐祚頗出遊獵司空王朗上疏曰近日車駕出臨捕

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
報曰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太和元
年十月閱兵于東郊

晉武帝太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

宣武親大閱習眾軍然不自令進退

武帝校獵北芒下侍中王濟著布袴褶騎馬執

角弓在輦前任獸突出帝命濟射之應弦而倒

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元帝詔左右

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於南
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閱場自後蕃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
然後朝廷無事焉

宋文帝依故事肄習眾軍兼用漢魏之禮元嘉二十五年閏
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胄列奏申攝尅日校獵百官備設行

宮殿便座於武帳幕府山南岡王公百官便座幔省如常儀
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
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十二兩校獵官著袴褶
有帶三品以上權乃備鞘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
部曲先獵一日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
督左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將悉受節度殿中郎率獲
車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尙書僕射以下諸官曹令吏等至日
會於宣武場列爲重圍皇帝若親射禽變服戎服如校獵儀
內外從官及武賁悉變服鍬戟抽鞘以備武衛黃麾內官從
入圍裏列置部曲廣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周圍會
督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曰春禽懷孕蒐而不射鳥獸之肉

不登于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不射甄會大
司馬鳴鼓蹙圍眾軍鼓譟警角至宣武場止大司馬屯北旌
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殿中中郎率獲車部曲入次北旌門
內之右皇帝從旌門入射禽謁者以獲車收載還陳于獲旗
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獲旗下付收禽主者事畢
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奉車
奉充庖厨正厨置罇酒俎肉于中逵以犒饗校獵眾軍此條
問有
莪節互見
儀衛考大明七年春正月詔尅日子元武湖大閱水師并
巡江右講武校獵二月有司奏鑿輿巡蒐江左講武校獵獲
肉先薦太廟章太后廟并設醢酒公卿行事及獻妃陰室室
長行事兼太常丞庾蔚之議蒐狩禮久廢今講武教人又虔

供乾豆先薦二廟禮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土官故祭社使
司空行事太廟宜使上公參議三殺之禮曠廢已久太宰令
謁者擇上殺奉送先薦廟社二廟依舊以太尉行事詔可
齊永明四年閏月車駕幸宣武堂詔曰今親閱六師少長有
禮領馭邵師可量班賜

梁陳並依宋儀其異者置行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
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左領軍將軍督左右領軍將軍
督右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棐一鼓爲一嚴
三嚴訖引仗爲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紗幘黃
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較多少戮一人以懲
亂法會畢還宮

後魏皇始元年春正月大蒐于定襄之虎山永興元年九月
十月之交親行獵劉之禮和平三年因歲除大儺遂耀兵示
武更爲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爲節度
其步兵所衣青赤黑黃別爲部隊楯稍矛戟相次周迴轉易
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爲函箱魚鱗四門之陣凡十餘
法跪起前卻莫不應節陣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眾盡大譟
各令騎將六千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
捷以爲威觀自後以爲常四年七月詔曰朕每歲以秋日間
月命羣臣講武平壤所至必立宮壇勞費非一宜仍舊貫何
必改作

北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前一日命布圍

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
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詣行宮將親
禽服鍬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見銜枚而進常開一
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者不射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
圍眾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
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
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皆送旗下事畢大
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
行宮命有司每會擇取三十一日乾豆二日賓客三日充君
之庖其餘卽於圍下量犒將士禮畢改服鍬者韜刃而還夏

苗秋獮冬狩禮皆同河清中定令每歲十二月半後講武至
晦遂除二軍兵馬右入千秋門左入萬歲門並至永巷南下
至昭陽殿北二軍交一軍從西上閣一軍從東上閣並從端
門南出閤閤門前橋南戲射並訖送至城南郭外罷季秋皇
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芟萊野爲場爲三軍進止之節輿駕
停觀遂命將教眾爲戰場之法凡爲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
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
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戟槊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教士
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踪發起之意旗臥則跪次教士耳使
習聽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次教士心使知刑
罰之苦賞賜之利次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鬪之備次

教士足使習跪起及行嶮泥之塗前五日皆講兵嚴於場所
依方色建旗爲和門都墀之中及四角皆建立五綵牙旗應
講武者各集於其軍戒鼓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擐甲
三通步軍各爲直陣以相俟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
陳小駕鹵簿皇帝武弁乘革輅大司馬介冑乘馬奉引入行
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迭爲客主先舉爲客後舉爲主從五
行相勝法爲陣以應之

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
旗物鼓鐸鉦饒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
軍中以集眾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
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爲進止之節田之日於

萊之北建旗爲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
其人旣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
後旣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馮於前以太牢祭黃帝軒
轅氏於狩地爲墀建二旗列五兵於座側行三獻禮遂蒐田
致禽以祭社仲夏致芟舍遂苗田仲秋練兵獮田仲冬大閱
遂狩其致禽祀酌教習之儀並如古周法

隋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啟人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
朝貢帝欲示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
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二日兵部建旗於表
所五里一旗分爲四十軍軍萬人騎五千匹前一日諸侯各
帥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者斬詔四十道並揚旗節分申

敕令卽留軍所監獵布圍闕南面方行而前帝服紫袴褶

黑介幘乘闕豬車

車飾如木輅重輜殺輪九籠繞數漢謂獵車

駕六黑騮太常陳

鼓筋饒籥角於帝左右各一百二十百官戎服騎從鼓行入

圍諸將並鼓行赴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闕豬停輒有司

斂大綏王公以下皆整弓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綏乃驅獸

出過於帝前待詔再驅過備身將軍奉進弓矢三驅過帝乃

從禽鼓吹皆振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次

王公發抗小綏次諸侯發射則無鼓驅逆之騎乃止然後四

夷百姓皆獵凡射獸自左膘而射達於右膈爲上等達右耳

本爲次等自左膈達於右脣爲下等羣獸相從不得盡殺已

傷獸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田將

止虞部建旗於圍內從駕之鼓及諸軍之鼓俱振卒徒皆譟
諸獲禽者獻於旗所致其左耳大獸公之以奉宗廟使歸腊
於京師小獸私之

唐皇帝狩田之禮亦以仲冬前期兵部集眾庶修田法虞部
表所田之野建旗于其後前一日諸將帥士集於旗下質明
弊旗後至者罰兵部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
夜布圍闕其南面駕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鼓吹令以鼓六
十陳於皇帝東南西南向六十陳於西南東向皆乘馬各備簫
角諸將皆鼓行圍乃設驅逆之騎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
綏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於前後所司之屬又
斂小綏以從乃驅獸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再

驅過有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
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綬然後公王發抗小綬驅逆之騎止
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左而射之分上次下爲三等如隋制
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重射不射其面不翦其毛出
表者不逐田將畢虞部建旗於田內乃雷擊駕鼓及諸將之
鼓士從譟呼諸得禽獻旗下致其左耳乃命有司饁獸於四
郊以獻告至於廟李靖曰校獵一人守圍地三尺量人多少
伍爲行列皆以金鼓旗爲節制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
無遠近部分其合圍地虞候先擇定訖以善弧矢者爲圍中
監其步卒槍幡守圍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
有灑獸坐守圍吏
所司奏請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爲場方一
千二百步四出爲和門又爲步騎六軍營域左右廂各爲三

軍北上中間相去三百步立五表表間五十步爲二軍進止之節別壇地於北廂南向前三日尙舍奉御設大次於壇前一日講武將帥及士卒集於壇所建旗爲和門如方色都壇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旗鼓甲仗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乘馬教習士眾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反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勇者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者爲後使其習見旌旗金鼓之節旗臥則跪旗舉則起講武之日未明十刻而嚴五刻而甲步軍爲直陣以俟大將立旗鼓之下六軍各鼓十二鉦一大角四皇帝乘革輅至壇所兵部尙書介冑乘馬奉引入自北門黃門侍郎請降輅乃入大次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二

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諸軍將立于旗鼓之南
北面以聽大將誓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諸果毅
各以誓詞告其所部遂聲鼓有司舉旗士眾皆起行及表擊
鉦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眾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
眾皆起驛及表乃止東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陣西軍亦鼓舉
白旗爲方陣以應次西軍鼓舉赤旗爲銳陣東軍亦鼓舉黑
旗爲曲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黃旗爲圓陣西軍亦鼓舉青旗
爲直陣以應次西軍鼓舉白旗爲方陣東軍亦鼓舉赤旗爲
銳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黑旗爲曲陣西軍亦鼓舉黃旗爲圓
陣以應凡陣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每變陣二軍各選刀
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爲

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爲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旣已兩軍俱爲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眾皆跪又擊鼓舉旗士眾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跪奏請觀騎軍承制曰可二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陣各八騎挑戰五陣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每歲季冬折衝都尉校閱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二校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卻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隊少卻右校進逐至左校

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
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
右校皆引還顯慶二年十一月講武於滎水之南行三驅禮
上設次於尚書臺觀之

時許州長史封道弘奏言後漢南郡太守馬融講尚書於此因爲名今請

改爲講武臺從之

五年三月又講武於并州城北上御飛閣召羣臣

臨觀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爲左軍左右驍武等六衛左羽林
騎士屬焉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爲右軍左右威領武侯等
六衛右羽林騎士屬焉一鼓誓眾再鼓整列三鼓而交前左
爲曲直圓銳之陣右爲方銳直圓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
騎進五合而各復位聖歷二年欲以季冬講武有司延入孟
春王方慶上疏曰謹按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命將帥講

武習射御角力孟春之月不可稱兵兵者干戈甲冑之總名
兵金也金性尅木春盛德在木金氣以害盛德逆生氣今孟
春講武是以陰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請至明年孟冬教習
以順天道從之先天二年十月元宗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
二十萬戈鋌金甲照耀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
鼓之聲節之上親擐戎服持大鎗立於陣前兵部尙書郭元
振以虧失軍容坐於纛下將斬之宰臣劉幽求張說詭諫言
元振翊戴上皇有大功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乃捨之配流新
州給事中知禮儀唐紹以草軍儀有失斬之禮畢召軍帥薛
訥等慰勞賜從官物有差

梁太祖閱騎兵於繁臺願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閱耶

它日語又如此

晉天福二年勅習戰講武歷代通規選士練兵其來舊制宜

以每年農隙時講武仍准令式處分

南唐近事烈祖補吳四方多壘一騎一本必加

姑息然羣校多從禽眾飲近野或搔擾民庶上欲糾以法而方藉其材力問於嚴求求曰易耳請敕泰興海鹽諸縣罷採

期月禁校無復游墟落者

論曰古者四時田狩隨事異名豈惟資人主耳目之戲

娛哉將以修武備而戒不虞也周宣王復文武之舊成

中興之功治兵東都遂以畋獵詩人大其事而美之曰

徒御不驚有聞無聲言其士眾銜枚而進有若聞而無

誼譁也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謂驅禽順有左右之

宜以安待王射也是知大綏將下而禮固寓其間焉自

周衰迄于漢唐人主盤于畋遊惟務多殺不暇審禮故
魏絳虞人之箴相如諫獵之書章在傳記播爲美談暨
李唐一代忠蓋之臣規納尤多武德有蘇世長之諫永
徽有谷那律之對先天有魏知古之諷崔向抗疏于明
皇居易獻詞于穆宗匡違裨闕情文並美至武宗聞太
后之教而容受羣臣章奏遂斥遠武林小兒等罷其橫
賜亦可謂誼主矣後唐莊宗旣滅梁而有天下遂日從
劉皇后及諸皇子縱獵馳騁以亡其國殆與齊後主三
堆之事無以異故耽禽荒之樂而忘銜檠之憂所謂已
先自棄其禮而欲冀人之致禮於我難矣